

By HN & ChatGPT

2025.1.17

(一) 法师在网上出现

二十年后，我依然记得锋的笑容：那么淡，又那么真，羞涩中带着一种玩世不恭，又似乎意味深长，像清晨透过厚重窗帘照进来的
一道神秘幽光。而此刻，当我看到Tim发来的消息时，心就像那片紧闭的窗帘，被什么东西扯动了一下。

Tim告诉我，锋——不，是觉尘法师——最近在小红书上突然爆红，尤其是他朗诵《金刚经》的短视频，不仅得到无数点赞，还引发了一场网络热议，形成一股小小的文化潮

流。二十年了，锋几乎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而此时此刻，我竟踌躇着要不要点开他的视频链接。

那时的我们，都是网络尚未彻底铺开前的迷惘青年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初露端倪的同志酒吧。锋有着北方汉子的魁伟和南方书生的细腻，外形和气质透出一种古典美男子的韵味，尤其是笑起来，那一双细细的凤眼中流转的情愫，和微微嘟起的樱桃小嘴，令人神魂颠倒。当晚，荷尔蒙的冲动让我和锋沉浸在不安的欢愉里，但很快我们就成为了“普通”朋友，仿佛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彼此。之后，他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又远赴海外，我也被那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裹挟，最终成了一名局外人。

然而，今天，在信息的夹缝中，我突然又看

法师，久违了

到了他。

(二) 法师加了我微信

自从两年前Tim在一段失败的形婚中一蹶不振，我们就几乎失去了联系。作为大学同寝室心照不宣的“同类”，我们的性格迥异，Tim热情外向，而我矜持内敛，但在自我身份认同的路径上，却又似乎是相反的，我一直倾向于积极正向面对，而他则总爱逃避，甚至常流露出对自己性取向的厌恶。我们可能就是从这个点上开始渐行渐远的吧。但所有这一切，对于刚刚毕业不久、二十多岁的我们，都必须让位于内心和身体的蠢蠢欲动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与锋初次相识的那个晚上，是Tim端着一杯酒主动上前和他打了招呼，我则独自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，偷偷

法师，久违了

看着这一幕。如今，竟然又是Tim，主动在法师的社交账号下留言，与他重新取得了联系。

“法师给你发了一条好友申请。”Tim的消息来得正是时候。

我毫不犹豫地点开了那条好友请求。法师的头像是一幅平平无奇的水墨画，画中有一座山，山脚下有一座寺庙。于是我接受了这条请求，短短几秒钟后，我的手机屏幕就亮了，显示出法师的第一条消息：

“久违了。”

没有多余的言辞，只是这寥寥三个字，却散发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气息，让我一时有些愣住，彷彿锋再次凑近我耳边低语，声音却从另一个时空传来。我们彼此又简短地寒暄了几句，法师告诉我他住在南方的一个小

城，这几天来北京办事，如果我明天有空的话，可以去他住的地方喝喝茶、叙叙旧。

(三) 与法师见面

第二天下午，按法师给的地址，我来到了他住的酒店式公寓。这里虽地处CBD，表面上看上去也很现代，走进去却显得昏暗古旧，像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。隧道尽头就是酒店前台，值班的中年女子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已知道我的来意：“找大师吧？”，朝里面一扇门指了指。我过去轻轻敲了两下，门开了。

映入眼帘的是一副宽阔的剪影，阳光从正对着门的落地窗照射进来，打在他身上，形成一道耀眼的光柱。我迅速调整自己的视觉，迫不及待地打量眼前的人：他套一件汉传佛教出家人的灰色僧袍，光头也灰灰的，仍留

法师，久违了

有剃度时细香点下的白色印记，五官和身材都明显地中年发福了，胸前还挂着一块造型有点夸张的佛牌。

这一刻，我既不愿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，又无法真正直视他，因为不想让他看出，我如此迫切地试图找出他这些年变与不变的蛛丝马迹。或许他也是这么看我的？

“你老了。”法师说。他的坦率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多了。

我们坐到窗前，他坐在背对窗户的单人沙发上，我则搬了把椅子坐他对面，不大的房间只剩下一张铺得很整齐的白色双人床。

不到两小时的会面，我们主要在聊一些佛法。我得知他是十年前出家的，而我也大致在那个时间机缘巧合信佛了。虽然我们跟随不同的法门，却仍有许多与佛法修行相关的

共同话题，中间，甚至还因为对一个修行问题理解角度的差异，进行了小小地”辩经“。

也就是在那个小小的”紧张“时刻，仿佛要化解什么尴尬似的，法师脸上突然猝不及防地漾出了那久违的、只属于锋的笑容，虽转瞬即逝，却如电影中的闪回镜头般栩栩如生。

当晚回到家，我禁不住打开之前与法师的聊天记录，翻看不已，好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延续白天的会面。Tim这时发来消息，问我明天中午是否有空见面一起吃个饭，他上午正好在我附近办事，我说没问题，他又补问一句：“和法师联系上了吗？”，紧跟一个挤眼的表情。“嗯”，我忙借和他确定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，转移了话题。

（四）那一夜

虽久未谋面，人生轨迹也很不同，和Tim的重聚依然是轻松愉快的。毕竟是大学四年同学，毕业后又一起混迹于千禧年前后蓬勃、新奇、浮躁的北京。只是没想到这段隐匿在时间里的青葱岁月，竟然因为一个“旧人”的横空出世，再次被翻了出来。

不知为何我对Tim隐瞒了去找法师的事，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在微信上聊得还可以。而Tim却显得格外坦诚健谈，饶有兴致地分享了他最近健身和医美的心得，这不由使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他的脸。观察之下，似乎确实有些微妙，整体传递出一种光亮紧致的氛围，但又和这个人不完全吻合，就像一个人在讲：我依然年轻，别人听到的却是，我正在老去。想到既没健身，也没医美的我，初见法师得到的那句评语——“你老了”，我不禁偷着

乐了。

然而，Tim突然话锋一转，收起了笑容，深邃而渴切的眼神像是要告诉我，他即将揭示一个惊天秘密。

“还记得当年在龙吧那晚吗？就是咱们第一次遇见锋——哦，现在应该叫觉尘法师了，那晚。”

说实话，除了一些和锋相关的记忆碎片，其他的事情我几乎都忘记了，只记得那晚的酒吧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很多人不得不端着酒，站到了酒吧外面的大街上。

“我后来喝大了，找不见你，自己一个人站在酒吧外面，就看见了一个人——一个我认识的人。他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，人很帅，也很斯文。我在公司一直默默关注着他，他可能也有所察觉。我们借着酒劲并没觉得尴

尬，还相谈甚欢，聊了许多公司的八卦。他后来喝得有点不省人事，其实我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我就打车把他送回了家，那是一个老破小居民区，我们硬撑着彼此爬到他住的顶层。他一到家就吐了，我烧了开水，我们坐在地上静静地喝水。我还记得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亮亮的..."

Tim讲到这里停了一下，表情变得夸张扭曲，好像同时要想起和忘记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似乎释然了，语气中还多了一丝调侃：“你知道吗，后来的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了。我有抱他？我有逃跑？我有...？”

（五）展览

Tim最后的话让我有点吃惊。我不知道，当他说自己完全不记得了，他是在说一个事实，

法师，久违了

一个假设，还是一个愿望？

而当我们提到选择性遗忘时，又是谁在做选择？

每每陷入这些哲学性思考，我都会感觉孤独。于是就转向家里的佛像，通过祈祷和念诵经文获得内心的慰藉。这一次，当我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却出现了锋的脸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渐渐变成了法师的模样。

睁开眼睛，我心里涌出一股强烈的冲动，快速打开手机给法师发了一条消息：

“明天有个艺术展，主题是佛教哲学，有空一起去看吧。”

我不停打开手机看他有没有回复，只看到他头像里的寺庙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这是一个由高大柱形雕塑群构成的装置艺术展，占据了一片巨大的展览空间。天花板被涂成深沉的黑色，好似无尽的夜空，散发出一种孤寂而神秘的氛围。这些深色的“柱子”每一根都有七八米高，表面粗糙不平，像被风霜侵蚀过，柱体的材质难以辨认，既像木头，又似石料，还带着某种金属的光泽，这种模糊感使它们显得既像是地球上的树木或岩石，又像是从另一个超现实的维度降临。雕塑间的路径狭窄而蜿蜒，光线昏暗不明，前途未卜，每走一步，都能听到脚步与地面碰撞发出的轻微回响。置身其中，有如进入一片深邃而荒芜的原始森林。

耳边不时滑过滴答声，只有凑近雕塑才能发现，那是柱体表皮渗出的透明液体滴落时发出的声音。这些液体并非流淌，而是以一种

极缓慢的节奏从无数微小的孔隙中渗出。在特殊灯光的照射下，它们闪烁着幽微的光芒，泛出细腻的七彩晕圈，看久了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。触摸这些液体是不被允许的，但它们散发的气息能被感知，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味道，带有金属的冷冽、树脂的黏腻，和一种隐约的咸涩，仿佛是生命的隐喻，不断地渗透，却无法汹涌地奔流，总是处在渴望与压抑对峙的胶着状态。而当站在某些特定位置时，则会注意到，柱体上被投射出些微文字般的痕迹，若隐若现，使人联想到失传的经文或无解的密电。

展览尽头的木几上摆放着一叠单页，我拿了一张读起来：

“‘我是谁’大型装置艺术展是一次关于存在与身份的探问，由艺术家本人和AI共同创作完

成。它提供了一个空间，让观众在孤独与迷茫中与自己对话。它所营造的超越感并非在引导，而是在启发，在提醒：无论岁月和其中的宏大叙事将我们磨砺得如何粗糙、迟钝，我们心中都渗透着属于自己的透明汁液，那是欲望，也是信仰，是未完成的自我。在这片深色的‘树林’中，我们寻找的不是谁，而是那个在追寻中不断变化的‘我’ ...”

这时，身后有一双手轻轻放在我肩上，如此厚实、温暖、柔软，却又让我产生出一种过电般的感觉。

（六）法师的邀约

半年后一个初春的早上，我正在阳台为一株起死回生的绿植换盆换土，手机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的头像，仔细一看，竟是觉尘法

法师，久违了

师：

“最近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我忙用一片纸巾擦掉手上粘的泥土，想了想才回：

“还好吧，努力让躺平生活不无聊。”

“都躺平了还要努力！”

我一时不知怎么接，尬在那里。

“那我给你找点事做吧。”

“好啊”

他接着连续发了几条语音，我逐条听下去，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点。

他说下个月将有一位马来西亚法师访问他住的小城，当地佛友想给这位比丘尼法师安排几场开示活动，但是对方只讲英语和马来语。上次在北京见面时，听我分享了在国外

法师，久违了

法会上做英译中同传的经历，想问问我有没有时间和兴趣，给他们这次活动做同传。

“听上去很有意思啊。如果条件允许我很乐意支持！”

“太好了！那我稍后发些有关这位法师的资料给你了解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！”，我心里莫名有一点开心。

几分钟后，他传来一张图片——一张竹子做的小床：

“你来了可以睡这个——我刚在一个艺术家朋友的工作坊上做的！”

“看上去很不错，不过我不确定够长！”

法师发来笑不露齿的表情。我再次注意到他新换的微信头像，便好奇地点进去看大图。

图中是一片繁茂静谧的竹林，像是被时光不

不经意地遗落在那里，却意外长成了一个自在丰盈的世界。微风流连于竹叶间，散发着甜丝丝的味道，阳光透过层叠的叶片，在潮湿的小路上投下斑驳的光点。看着看着，那些粗大的竹管和纤细的竹叶表面，似乎渗出了水珠，虽然极其缓慢，却让人相信，那是在真实发生着的。